

I. 一切的開始

在 A 縣的紫荊社區內，住著一家四口，父親名叫蔣浩，母親叫林豫，兒子和女兒分別叫蔣笙和林歆。

蔣浩不時會家暴林豫和蔣笙，但是卻非常溺愛林歆。

他們一家只有父親有工作，兒子和女兒都還在就學，開銷甚大。

所以即使蔣浩時常家暴他們，林豫也不敢反抗。

但這樣日復一日的生活，卻在蔣浩和林豫結婚後的十五周年紀念日那天改變了——蔣浩和蔣笙死了！

紙包不住火，這一件慘案迅速的傳遍了整個紫荊社區，甚至因為蔣浩是警局局長，所以連同警界的多數都知道了這件事。

一時之間，不管認不認識蔣浩一家，人們都開始議論紛紛。

「可惜了！那家先生人可好了。」

「對啊！對啊！上次他結婚十周年還送給我們家一個大大的禮盒呢！」

「不過，他兒子怎麼也死了呢？」

「是啊！他兒子之前還領過縣長親自頒的獎學金呢！」

至於林豫和林歆現在呢？

最一開始她們見到蔣浩的屍體躺在客廳正中間的沙發時驚慌失措，臉色蒼白如紙。

而且在看到蔣笙也陳屍在浴室裡時，林豫直接暈了過去，林歆只好驚魂未定的拿出手機撥打電話通知警方和救護車。

警察局－會議室中

「局長父子的兇殺案誰想去辦？」分局長問到。

「哎…我們小組想，但做不到。」

「沒辦法，太懸了，連一個證據也沒有。」

「是啊，就只有局長父子的屍體和明顯刀傷而已，任何犯罪線索都沒有。」

因應蔣浩身份特殊，警局內各處人員皆到此會議。

這場會議主要是為了討論蔣浩父子倆的慘案該由那一個辦案小組進行偵查。

但神奇的是：平時只要有案子可接就會主動搶着辦案的各小組這一次卻集體放棄，不願查辦這一次的案子。

就只有一個很簡單卻很致命的

問題：沒有任何有效線索！

目前警方所擁有的線索只有：蔣浩父子的屍體、身上的刀傷、地上散落的血跡。

「難道真沒有辦法？真沒有人有能力找到其餘的線索？」分局長皺眉

「分局長，我聽過在 G 縣有一個很厲害的辦案人士，不如……我們把他請來？」調查 c 組組長林淵塵提議道。

「你是說那個幫助 G 縣破了許多奇案的那位雲教授嗎？」

「嗯，我現在只想到他能夠幫助我們去解決這個案子了。」

「那好，我們這就來去請那位雲教授。」

II.援手

G 縣，森羅大學中

林淵塵和他的組員來到了雲教授的教室中，此時雲教授正在講課。

林淵塵仔細聽了一會兒，發現雲教授此時正在詢問著學生：

「各位同學，你們能不能告訴我為何犯人常常都會回到現場？」

「是因為犯人想要隨時知道警方調查進度並且消滅沒有處理完的證據嗎？」聽座中一位戴著黑框眼鏡的學生猜測道。

「噢？這位同學猜的對，但不完全對。

消滅線索的確是其中一種，但是其餘可能是。」

說完他就在黑板寫下：

- 1.消滅證據
- 2.從曾經虐殺被害的現場和血跡得到快感
- 3.得知警方如何查出真相，並從中學習，改變下一次做法

「當然，這只是多數，並非絕對。」說完眼角餘光瞄到林淵塵等人在一旁，便將粉筆放下，看了下手錶：「好了，就先這樣，下課。有問題自己找我。」便走向林淵塵等人。

「你好，雲教授，久仰。」林淵塵出示了證件。

「早猜到你們的身份了，想必是想要我去幫忙蔣浩父子的案件吧？」

「您…您是怎麼知道的？」

「個人散發的氣質不同，不像是來聽講的；你們的表情又過於嚴肅，像是有煩惱事急需求人協助。至於為什麼我知道你們要查蔣浩父子案子？很簡單，最近只有這件案子以警方的能力辦不來。」

聽完，林淵塵等人流露出吃驚的表情「沒想到這個雲教授如此恐怖，我們剛剛一句話都沒有說就推測的清清楚楚了」他們心中共同閃過的一段話。

「雲教授名不虛傳，不愧是協助過 G 縣破了劉昌連續殺人案的關鍵人物。」

「你們…調查過我？」像是被抓到把柄一樣，雲教授十分警戒的盯著林淵塵。

「職業病，必需的。」

「那想必…你也知道我曾經…你還願意如此信任我？」

「我相信你的人品，這麼多年過去了，也該放下了。」

這句話令雲教授心裡一暖，也使他更加信任林淵塵等人，並打算盡力幫助他們。

此時在林豫的病房中

「媽～爸和哥哥都走了……。我們以後怎麼辦啊？家裡沒有人有工作了啊！」林歆趴在林豫的床邊煩惱著。

「刷！」

主治醫師開門走了進來，緊跟著的是兩個拿著症候單的護士。

「定期檢查來了，林小姐沒事吧？」醫師問道

「嗯。」

「那好……林小姐狀況很好，估計最近就會醒來了，不要讓她情緒再這麼激動了，容易再暈倒。」

「好的，我會多注意媽媽的情況，非常感謝醫師。」

也就在此時，林豫的眼睛緩緩的張開了，眼神十分的迷茫，如同剛剛睡醒一般。

「嗯啊……」

「媽媽！妳醒了！妳之前嚇死我了……嗚～嗚～」看到這一刻，林歆一瞬間就從椅子上跳了起來並緊緊抱住林豫的身體，生怕她又合上眼去。

「抱歉，讓妳擔心了。媽沒事了，我們回家吧。」

「嗯！」

III.安置

雲教授和林淵塵等人從 G 縣回來後就直奔蔣浩家中。

他們抵達蔣浩家時，正好看到林豫和林歆想要開門進入，便急忙出示身分並請她們先等等。

「兩位小姐好，正式介紹一下。我們是紫苑分局的第 c 調查小組，我是組長林淵塵。我身旁的是 G 縣的雲教授，是一位辦案高手，曾協助 G 縣警方查辦多數案件。」

「你…你們好。我是林豫，這是我女兒，林歆。」明顯沒有見過這種場面的她顯得格外緊張。

「你們好，我是林歆。不知道大家來我家要做什麼？」相比於林豫，林歆看起來對他們很放心的詢問著。

「我們是來進行調查的，蔣浩父子的案件將由我們小組進行偵查。」

「嗯，拜…拜託了。請…請努力找出那個兇手，那個我們一家破滅的可憎兇手！」林豫面露恨色，一副欲將兇手碎屍萬段才可解心頭之恨的樣子。

「這是我們應該做的，請放心。」隨後林淵塵對身後的眾人點了頭，示意讓他們進入後，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轉頭對林豫兩人說道：

「不好意思，因為你們家是案發現場，我們必須拒絕任何人士進入。我剛剛附近旅館開了一間房間，妳們先暫時住在那裡吧，我已經付了錢了，生活費用還請向行政部門申請補助。」

「好…好的，感謝林警官了。」說完，林豫便不再打擾停留，帶著林歆就離去了。

IV.一本日記

進入到蔣浩家中的第 c 小組組員都對雲教授馬首是瞻，提供所有警方已經擁有的線索，並且都聽從雲教授的指示辦事。

「雲教授，我們應該從何處開始搜索？」

「不急，我們先從房子其他地方查起，再遺體附近、詢問林豫小姐。」

言畢，便直接走進蔣浩的房間開始地毯式搜索。

蔣浩的房間非常雜亂，酒瓶、報紙、舊衣服……甚至還有著一股惡臭。

「這…這還要我清理一番啊…」這場景令他感到無力，太亂了。

十分鐘後，他終於將整個房間都整理完了。也就在這時，他在泛黃的枕頭下找到了一本書：生活日記。

雲教授眼睛一亮，這可是天大的線索啊！只是，第一頁的內容令他有點不相信這本書的價值：

「誰要寫生活日記啊！垃圾東西！那個臭女人還想要老子寫什麼狗屁日記！」

他無奈的搖了搖頭，注視著「臭女人」三字，不知在思考什麼。

他將日記放入袋子後便轉頭，邁出了房間，進到林豫的房間中，繼續搜查了起來……。

V.詢問

第 c 小組和雲教授等人將蔣浩家查遍了，除了那本日記是比較有用的線索以外，毫無發現。

於是他們便進行下一階段：詢問林豫和林歆。

一天後，林豫和林歆所在的旅館中。

「林豫小姐，我們昨天將你們家搜查了一遍，並無得到實質性的線索，所以我們打算來詢問一下，女士您和先生平時家中的情況。」雲教授親自前去詢問。

「家裡…平時就是過著一般生活…可是當蔣浩他喝了酒、工作不快時就…就會動手打我和笙。」說完，她想起從前的往事，便哭了起來。

「不好意思，提起妳的傷心事了。還有，笙是？」

「笙和歆就是蔣笙和林歆，只是我習慣只喊名字。」

我和蔣浩，畢竟夫妻一場，感情還在，他對我做了什麼我都能原諒他。

全家只有蔣浩一個有工作，笙和歆還需要學費、餐費等等支出，我們沒有他也不行。」

「真是辛苦了，這樣忍受了十五年。」雲教授安慰道。同時內心一歎：「哎～真是個癡情又傻的小女人。辛苦她了。」

「也還好啦…我已經習慣了，倒是笙那孩子…一直耿耿於懷，始終記恨他爸。」

「嗯？還請詳細說明。」

「好的。蔣浩一開始是只有打我而已，但後來笙看見這一幕便想阻止他，卻不料蔣浩連同他也一起打。也是從那之後，笙一直記恨於他。」

「那至於林歆小姐呢？為何她是唯一的局外人？」

「歆是因為…她從小就喜歡對蔣浩撒嬌，也一直很配合他，就算是看到蔣浩在打我們時也會當作沒看見，所以蔣浩就一直沒有去動她。」

「原來是這樣啊，我理解了。那我們繼續別的問題。」

另一邊，林歆的房間中。

林淵塵和林歆正相對著坐，林歆一臉悠哉的斜靠在床上，林淵塵卻肅然的坐在椅子上。

「哈～啊～所以，林警官，你想和我說什麼呢？」

「為何妳…是妳們家中唯一一個沒有被蔣浩先生毆打的？」

「這麼問不會很失禮嗎？還有，別那麼緊張，又不會吃了你。幹嘛坐那麼直？」

似是察覺場面真的有尷尬，他便心生歉意：「不好意思，倒是真的有點失禮了。氣氛尷尬也不方便說話，對吧？」

他邊說邊往前坐了點，接著將手靠在身後的桌子，身體往後傾，微靠在椅背上。

「我爸啊…就是一個霸道的人，只要別人不願聽他的話，他就要將那個人剷除。」

但是媽明知道如此還要反抗，他就打得更凶了；哥哥也是，他比我還清楚爸的個性，卻要去阻止，所以就也被拖下水了。」

林歆從小就覺得為何要這樣明知故犯？好好配合或是忽略不是會過得更好？

所以她一直都對她媽媽和哥哥的行為感到不理解。

「所以，妳的意思是說妳沒有被他毆打是因為妳每次看到都裝作視而不見？」

「嗯啊，你說對了。」

林淵塵：「……」

你可真狠！真的就不同情你媽媽和哥哥！

接下來雲教授和林淵塵兩人將林豫和林歆請到客廳後繼續詢問著她們有關平時相處中蔣浩和蔣笙有什麼特殊的習慣。

這令兩人微皺眉，思考許久後，林豫先回答了：

「蔣浩他就跟我和警官說過的，平時都沒有異常，也都對我們很好，但就是喝酒後會開始發酒瘋；笙最近一個人自言自語著一些數學觀念，我也沒注意聽，就當是他在複習。」

「啊！我想起來了！有一次我在他身旁滑手機，聽到了他說：

『想要知道這題的解答，必須要找到直徑 AB，後求圓周長和圓心，將過圓心垂直於 AB 兩點的線做出，過圓周的兩點便是解答。』

我根本沒聽懂他在說什麼，只是好奇，便把這段話聽完了。」

聽完後，雲教授像是打了雞血直接跳了起來「那…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大約一、兩個星期前的事吧。」

隨即，雲教授他轉身看向林淵塵「走！我們立馬過去蔣浩家！」

說完他就徑直走了出去。

「等、等一下啊！喂！不好意思啊，兩位。」說完，林淵塵也跟著出去了。

VI.真相

雲教授急急忙忙的趕到蔣浩家，在他身後的是跑到氣喘如牛的林淵塵。

「教……呼～教，教授！你慢點，等等我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太興奮了。你想：一個人為何要閒閒沒事一直在說一個數學題的解法？」

「她們不是說是在複習嗎？」

「……蔣笙第一次段考什麼時候？」

「兩個月後……啊！」林淵塵似是想到什麼，臉色沉了兩分。

「想到了吧，他離段考還很遠。那，他為何要一直說這些？」

我猜，他是在給予提示，指望他家人有人聽到。」

「那他不怕被蔣浩聽到嗎？」

「回想，林豫猜蔣笙為何一直在說這段話。林豫自己都認為蔣笙是在複習了，比林豫還不了解蔣笙的蔣浩會猜到他在提示接下來的事嗎？」

「那……那為何你會認定這是這間兇殺案的線索？」

「那是你太單純才想不通。」

林淵塵：「……」

說著說著，雲教授便開始按照蔣笙所說的開始搜索著。

忽然，他驚呼一聲：「來摸，這牆上是不是有一些刮痕？」

「嗯，怎麼知道這在寫什麼？」

「有沒有筆，我用拓印的。」

隨後，他唸出牆上的字：

「如果你有看到這段話，相信我已經死了。我已經受夠那傢伙了，希望我能為我母親盡一份力，反正沒了我還有林歆那丫頭。」

「難道……真的是蔣笙他……。」

「如果可信的話，是蔣笙他殺了蔣浩，並且安排了這一個線索的。」

「那……我們是不是找到兇手了！」林淵塵十分激動地說。

「嗯，沒想到竟是蔣笙自己為了保障他母親，所以才犧牲自己，殺了蔣浩後不讓他母親失望才自殺的。」

「為了不讓自己母親繼續受傷，而選擇自己犧牲嗎……」

「不是好選擇，但是卻能讓他最關心的兩個人一生平安啊……」